

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

水 滸 传

(下)

原著 (明)施耐庵

缩编 铁 周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第十三回

锦毛虎义释及时雨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

且说宋江自别了武松，转身投东，望清风山路上来，于路只忆武行者。又自行了几日，却早远远的望见清风山。观之不足，贪走了几程，不曾问的宿头。看看天色晚了，宋江内心惊慌，只顾望东小路里撞将去，约莫走了也是一更时分，心里越慌，看不见地下，埋了一条绊脚索。树林里铜铃响，走出十四五个伏路小喽罗来，发声喊，把宋江捉翻，一条麻索缚了，夺了朴刀、包裹，吹起火把，将宋江解上山来。宋江只得叫苦。却早押到山寨里。小喽罗把宋江捆做粽子相似，将他绑在将军柱上。约有二三更天气，只见厅背后走出三五个小喽罗来，叫道：“大王起来了！”便去把厅上灯烛剔得明亮。宋江偷眼看时，见那个出来的大王，走来坐在当中虎皮交椅上。

那个好汉祖贯山东莱州人氏，姓燕名顺，别号锦毛虎。原是贩羊马客人出身，因为消折了本钱，流落在绿林丛内打劫。本山还有两个大王，一个是矮脚虎王英，另一个是白面郎君郑天寿，此时两位大王也被请进大厅。当下三个头领坐下。又一个喽罗卷起袖子，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刀，就要剜心。宋江叹口气道：“可惜宋江死在这里！”燕顺亲耳听得“宋江”两字，便喝住小喽罗。燕顺起身来问道：“兀那汉子你认得宋江？”

宋江道：“只我便是宋江。”燕顺走近跟前又问道：“你是哪里的宋江？”宋江道：“我是济州郓城县做押司的宋江。”燕顺听罢，吃了一惊，便夺过小喽罗手内尖刀，把麻索都割断了，便把自身上披的枣红纶丝衲袄脱下来，裹在宋江身上，抱在中间虎皮交椅上，唤起王矮虎、郑天寿快下来，三人纳头便拜。

宋江滚下来答礼，问道：“三位壮士何故不杀小人，反行重礼？此意如何？”亦拜在地。那三个好汉一齐跪下。燕顺道：“小弟在江湖上绿林丛中走了十数年，也只久闻得贤兄仗义疏财、济困扶危的大名，只恨缘分浅薄，不能拜识尊颜。今日相会，真乃称心满意。”燕顺又道：“不知仁兄独自何来，今却到此？”宋江把救晁盖一节，杀阎婆惜一节，并今日要往清风寨寻小李广花荣这些事，一一细说了。三个头领大喜，随即取套衣服与宋江穿了。一面叫杀牛宰马，连夜筵席。宋江自到清风山住了六七日，每日好酒好食款待，不在话下。一日，王英下山捉来一名妇人，想要成亲，宋江劝王英放妇人下山，并许诺今后帮王英物色一名娘子。

燕顺见宋江坚意要救这妇人，因此不顾王矮虎肯与不肯，喝令轿夫抬了去。那妇人听了这话，插烛也似拜谢宋江，一口一声叫道：“谢大王！”宋江道：“恭人，你休谢我。我不是山寨里大王，我自是郓城县客人。”那妇人谢了下山，两个轿夫也得了性命，抬着那妇人下山来，飞也似走，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。此妇人乃是清风寨文寨王刘高的妻子。

且说清风寨军人一时间被掳了恭人去，只得回来，到寨里报与刘知寨，说道：“恭人被清风山强人掳去了。”刘高听了大怒，喝骂去的军人不了事，正骂之间，见两个轿夫抬得恭人飞也似地回来了。刘知寨见了大喜，便问恭人道：“你得谁人救了

回来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便是那厮们掳我去，不从奸骗，正要杀我，见我说是知寨的恭人，不敢下手，慌忙拜我。却得这许多人来抢夺得我回来。”刘高听了这话，便叫取十瓶酒、一口猪赏了众人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宋江自救了那妇人下山，又在山寨住了六七日，思量要投奔花知寨，当时作别要下山。三个头领苦留不住，做了送路筵钱行，各送些金宝与宋江，打缚在包裹里。宋江作别了三位头领下山。

宋公明独自一个，背着些包裹，迤迤来到清风镇上，便投北寨来。到得门首，见有几个把门军汉，问了姓名，入去通报。只见寨里走出一个年少的军官来，拖住宋江便拜。

出来的少年将军不是别人，正是清风寨武知寨小李广花荣。花荣见宋江，拜罢，喝叫了军汉接了包裹、朴刀、腰刀，扶住宋江，直至正厅上，便请宋江当中凉床上坐了。花荣又纳头拜了四拜。宋江扶住道：“贤弟休只顾讲礼，请坐了，听在下告诉。”花荣斜坐着。宋江把杀阎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并孔太庄上遇见武松、清风山上被捉遇燕顺等事，细细地都说了一遍。花荣听罢，便请宋江更换衣裳鞋袜，香汤沐浴，在后堂安排筵席洗尘。当晚，安排床帐在后堂轩请宋江安歇。次日，又备酒食宴款待。宋江在花荣寨里住了将及一月有余，看看腊尽春回，元宵节临近。

且说这清风寨镇上居民商量放灯一事，准备庆赏元宵，科敛钱物，去土地大王庙前，扎缚起一座小鳌山，上面结彩悬花，张挂六七百碗花灯。宋江对花荣说道：“听闻此间市镇上今晚点放花灯，我欲去观看观看。”花荣答道：“小弟本欲陪侍兄长去看灯，正当其理。只是奈缘我职役在身，不能亲自闲步同往。

今夜兄长自与二三个家人去看灯，早早的便回。小弟在家专待，家宴三杯，以庆佳节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”

当晚，宋江和花荣家亲随家人两三个，跟着宋江缓步徐行。到这清风镇上看灯时，只见家家门前搭起灯棚，悬挂花灯，不计其数。当下宋江等四人在鳌山前看了一回，又向南闲看。走不过六七百步，只见前面灯烛荧煌，一伙人围住在一个大墙院门首热闹，锣声响处，众人喝彩。宋江正看时，刘知寨夫妻两口儿和几个婆娘在里面看。那刘知寨的老婆在灯下却认的宋江，便指与丈夫道：“兀那个黑矮汉子，便是前日清风山抢掠下我的贼头！”刘知寨听了，吃一惊，便唤亲随六七人，叫捉那个黑汉子。宋江听得，回身便走。走不过十余家，众军汉赶上，把宋江捉住，拿了来。那三个家人见捉了宋江去，自跑回来报与花荣知道。

却说相陪宋江的家人慌忙奔回来报知花荣。花荣听罢大惊，连忙写一封书，差两个能干亲随人去刘知寨处取。刘高看了大怒，把书扯的粉碎，大骂道：“花荣这厮无礼！你是朝廷命官，如何却与强贼通同，也来瞒我！”喝令左右把下书人推了出去。那亲随人被赶出寨门，急急归来复花荣知道。花荣听了，绰枪上马，带了三五十名军汉，都拖枪拽棒，直奔到刘高寨里来。闯入寨中，把宋江救了出来。却说刘知寨见花荣救了人去，急忙点起一二百人，也来花荣寨夺人。被花荣施展神技驱散并连夜送宋江上清风山，不料，半路被刘高设下的伏兵捉住。刘知寨见了，大喜连夜便写了实封申状，差两个心腹之人星夜来青州府飞报。

且说青州府知府，正值升厅坐公座。那知府复姓慕容，双名彦达。知府接来，看了刘高的文书，吃了一惊，便道：“花荣是

个功臣之子，如何结连清风山强贼？这罪犯非小，未委虚的。”便教唤那本州兵马都监来到厅上，吩咐他去。

原来那个都监姓黄名信，他本身武艺高强，威镇青州，因此称他为镇三山。黄信上厅来领了知府的言语出来，点起五十个壮健军汉，披挂了衣甲，马上擎着那口丧门剑，连夜便下清风寨来，设计将花荣，诳进刘府擒住，押入囚车，并带三五十军士、一百寨兵，簇拥着车子，取路奔青州府来。众人都离了清风寨，行不过三四十里路头，前面见一座大林子。看看渐近林子前，只听得当当的二三十面大锣一齐响起来。林子中跳出三个好汉来，各挎一口腰刀，又使一把朴刀，挡住去路。中间是锦毛虎燕顺，上首是矮脚虎王英，下首是白面郎君郑天寿。三个好汉大喝道：“来往的到此当住脚！留下三千两买路黄金，任从过去。”黄信大怒，骂道：“强贼怎敢如此无礼！”喝叫左右擂鼓鸣锣。黄信见三个好汉都来拚他，奋力在马上斗了十合，怎地当得他三个住。黄信哪里顾的众人，独自飞马奔回清风镇去了。

众军见黄信回马时，已自发声威，撇了囚车，都四散走了。花荣已把自己的囚车掀开了，便跳出来，将这缚索都挣断了。救出宋江来。原来这三位好汉，为因不见宋江回来，差几个能干的小喽罗下山，直来清风镇上探听，闻人说道：“都监黄信擲盏为号，拿了花知寨并宋江，陷车囚了，解投青州来。”因此报与三个好汉得知，带了人马，大宽转兜出大路来，预先截住去路。因此救了两个，拿得刘高，都回山寨里来。

不说山寨整点兵马起程，且说都监黄信一骑马奔回清风镇上大寨内，便点寨兵人马，紧守四边栅门。黄信写了申状，叫两个教头飞马报与慕容知府。知府听得飞报军情紧急公务，连夜升厅，看了黄信申状：“反了花荣，结连清风山强盗，清风寨

不保。事在告急，早遣良将，保守地方。”知府看了大惊，便差人去请青州指挥司总管本州兵马秦统制，急来商议军情重事。那人原是山后开州人氏，姓秦，讳个明字。因他性格急躁，声若雷霆，因此人都呼他做霹雳火秦明。使一条狼牙棒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秦明见说反了花荣，便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气忿忿地上马，奔到指挥司里，便起点一百马军、四百步军，先教出城去聚齐，整队起身。秦明军辞了知府，飞身上马，摆开队伍，催趲军兵，大刀阔斧，径奔清风寨来。

却说清风山寨里这小喽罗们探知备细，报上山来。山寨里众好汉正待要打清风寨去，只听的报道：“秦明引兵马到来！”都面面厮觑，俱各骇然。花荣便道：“你众位且不要慌。自古兵临告急，必须死敌。教小喽罗饱吃了酒饭，只依着我行。先须力敌，后用智取，如此如此，好么？”宋江道：“好计！正是如此行。”当时宋江、花荣先定了计策，便叫小喽罗各自去准备。花荣自选了一骑好马，一副衣甲，弓箭铁枪都收拾了等候。

再说秦明领兵来到清风山下，拣空阔去处，摆开人马，发起擂鼓。只听见山上锣声震天响，飞下一彪人马出来。秦明勒住了马，横着狼牙棒，睁着眼看时，却见众小喽罗拥着小李广花荣下山来。秦明抡动狼牙棒，直奔花荣。花荣便纵马挺枪，来战秦明。两个就清风山下厮杀，真乃是棋逢敌手难藏幸，将遇良才好用功。

当下秦明和花荣两个交手，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花荣连斗了许多合，卖个破绽，拨回马望山下小路便走。秦明大怒，赶将来。花荣把枪搁在了鞍环上带住，把马勒个定，左手拈起弓，右手去拔箭，拽满弓，扭过身躯，望秦明盔顶上只一箭，正中盔上，射落斗来大那颗红缨，却似报个信与他。秦明吃了

一惊，不敢向前追赶，霍地拨回马，恰待赶杀众人小喽罗，一哄地都上山去了。花荣自从别路也转上山寨去了。

秦明见他都走散了，心中越怒道：“叵耐这草寇无礼！”喝叫鸣锣擂鼓，取路上山。谁知入得山来，如入迷宫，奔波一天寻不着上山的路，看看天色晚了，又走得人困马乏，到山下正欲下寨造饭，只见山上火把乱起，锣鼓乱鸣。秦明纵马上来看时，见山顶上点着十余个火把，照见花荣陪侍着宋江，在上面饮酒。秦明看了，心中没出气处，勒着马在山下大骂。正叫骂之间，只听得本部下军马发起喊来。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时，只见这边山上，火炮、火箭一齐烧将下来。

且说秦明此时怒气冲天，走投无路，却见一条小路在侧边，秦明把马一拨，抢上山来。走不到三五十步，连人带马掉下陷坑里去。两边埋伏下五十个挠钩手，把秦明搭将起来，剥了浑身战袄衣甲、头盔军器，拿条绳索绑了，把马也救起来，都解上清风山来。小喽罗缚绑秦明，解在厅前。花荣见了，连忙跳离交椅，接下厅来，亲自解了绳索，扶上厅来，纳头拜在地下。秦明慌忙答礼，便道：“我是被擒之人，由你们碎尸而死，何故却来拜我？”花荣跪下道：“小喽罗不识尊卑，误有冒渎，切乞恕罪！”随即便取衣服与秦明穿了。秦明问花荣道：“这位为头的好汉却是甚人？这清风山下不曾见过。”花荣道：“这位是花荣的哥哥，郓城县宋押司宋江的便是。这三位是山寨之主，燕顺、王英、郑天寿。”秦明道：“这三位我自认得。这宋押司莫不是唤做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么？”宋江答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秦明连忙下拜道：“闻名久矣，不想今日得会义士！”宋江慌忙答礼不迭。秦明见众人如此相敬相爱，方才死心上山入伙。并到清风寨劝黄信也入了伙，把刘高一家老小尽都杀了。众多好汉收拾已了，

一行人马离了清风镇，都回到山寨里来。

又过了六七日，小喽罗探得事情，上山来报道：“打听得青州慕容知府申将文书去中书省，奏说反了花荣、秦明、黄信，要起大军来征剿扫荡清风山。”众好汉听罢，商量道：“此间小寨，不是久恋之地。倘若大军到来，四面围住，又无退步，如何迎敌？若再无粮草，必是难逃。可以计较个常便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有一计，不知中得诸位心否？当下众好汉都道：“愿闻良策。望兄长指教。”宋江道：“自这南方有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梁山泊，方圆八百余里，中间宛子城、蓼儿洼。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军马，把住着水泊，官兵捕盗，不敢正眼觑他。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马，去那里入伙？”秦明道：“既然有个去处，却是十分好。只是没人引进，他如何肯便纳我们？”宋江大笑，却把这打劫生辰纲金银一事，直说到刘唐寄书，将金子谢我，因此上杀了阎惜婆，逃走在江湖上。秦明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恁地，兄长正是他那里大恩人。事不宜迟，可以收拾起快去。”只就当日商量定了，便打并起十数辆车子，把老小并金银财物衣服行李等件，都装载车子上。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，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军。山上都收拾的停当，装上车子，放起火来，把山寨烧做光地。分为三队下山，离了清风山，取路投梁山泊来。

在对影山，路遇小温侯吕方与赛仁贵郭盛比戟，小李广花荣神箭分双戟，使两人得识及时雨宋江，并愿同投梁山。后路遇石将军石勇传宋江之弟铁扇子宋清的信，言父病亡，宋江看罢大哭起来，要回家奔丧，众人劝留不住。临行前宋江写了一封入伙信，交与众人，然后独自一个人去了。且说九个好汉并作一伙，带了三五百人马，渐近梁山泊来。一行人马正在芦苇中过，只见水面上锣鼓振响。众人看时，漫山遍野，都是杂彩旗

幡，水泊中棹出两只快船来。当先一只船上，摆着三五十个小喽罗，船头上中间坐着一个头领，乃是豹子头林冲。背后那只哨船上，也是三五十个小喽罗，船头上也坐着一个头领，乃是赤发鬼刘唐。前面林冲在船上喝问道：“汝等是甚么人？哪里的官军？敢来收捕我们！教你人人皆死，个个不留，你也须知俺梁山泊的大名！”花荣、秦明等都下马立在岸边，答应道：“我等众人非是官军。有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书札在此，特来相投大寨入伙。”林冲听了道：“既有宋公明兄长的书札，且请过前面，到朱贵酒店里，先请书来看了，却来相请厮会。”

众人来到朱贵酒店里。朱贵见说了，讨书札看了。先去水亭上放一枝响箭，射过对岸。芦苇中早摇过一只快船来。朱贵便唤小喽罗吩咐罢，叫把书先赍上山去报知。一面店里杀宰猪羊，款待九个好汉。第二日辰牌时分，只见军师吴学究自来朱贵酒店里迎接众人。晁盖为头，与九个好汉相见了，迎上关来，各自乘马坐轿，直到聚义厅上。当日大吹大擂，杀牛宰马筵席。一面叫新到伙伴，厅下参拜了，自和小头目管待筵席。收拾了后山房舍，把老小家眷都安顿了。

次日，山寨中再备筵席，议定坐次。因花荣是秦明大舅，众人推让花荣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，秦明第六位，刘唐坐了第七位，黄信坐了第八位，三阮之下，便是燕顺、王矮虎、吕方、郭盛、郑天寿、石勇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白胜，一行共是二十一个头领坐定。庆贺筵宴已毕，义聚梁山泊。山寨里添造大船屋宇，车辆什物，打造枪刀军器，铠甲头盔，整顿旌旗袍袄，弓弩箭矢，准备抵捕官军，不在话下。

第十四回

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船火儿大闹浔阳江

却说宋江自离了村店，连夜赶归。到家方得知父亲并没死，原来宋太公怕宋江落草，故意诓宋江回家。宋江听完老父一番话，纳头便拜忧喜相伴。宋江又问父亲道：“不知近日官司如何？”宋太公道：“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时，多得朱仝、雷横的气力。向后只动了一个海捕文书，再也不曾来勾扰。宋江又道：“朱、雷二都头曾来庄上么？”宋清说道：“我前日听得说来，这两个都差出去了。朱仝差往东京去，雷横不知差到哪里去了。如今县里却是新添两个姓赵的勾摄公事。”宋太公道：“我儿远路风尘，且去房里将息几时。”合家欢喜，不在话下。

天色看看将晚，玉兔东升。约有一更时分，庄上人都睡了，只听得前后门发喊起来。看时，四下里都是火把，团团围住宋家庄，一片声叫道：“不要走了宋江！”太公听了，连声叫苦。

当时宋太公掇个梯子上墙头看时，只见火把丛中约有一百余人。当头两个便是郢城县新添的都头。却是弟兄两个：一个叫做赵能，一个叫做赵得。两个便叫道：“宋太公！你若是晓事的，便把儿子宋江献出来，我们自将就他；若是隐藏不发教他出官时，和你这老子一发捉了去！”宋太公道：“宋江几时回来？”赵能道：“你便休胡说！有人在村口见他从张社长家店里

吃了酒归来，亦有人跟到这里。你如何说得过！”宋江在梯子边说道：“父亲，你和他论甚口！孩儿便挺身出了官也不妨。县里府上都有相识，况已经赦宥的事了，怕当减罪。”说罢开了庄门，请两个都头到庄里堂上坐下，连夜杀鸡宰鹅，置酒相待。等待天明，解到县里来时，知县才出升堂。只见都头赵能、赵得押解宋江出官。知县时文彬见了大喜，责令宋江供状。当下宋江一笔供招：“不合于前年秋间，典贖到阎婆惜为妾。为因不良，一时恃酒争论斗殴，致被误杀身死，一向避罪在逃。今蒙缉捕到官，取勘前情，所供甘罪无词。”知县看罢，且叫收禁牢里监候。后将宋江脊杖二十，刺配江州牢城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公人上路，那张千、李万已得了宋江家中银两，又因他是个好汉，因此于路上只是伏侍宋江。路过梁山泊时，晁盖等众头领下山邀宋江上山入伙，宋江执意不肯，众人无法，三回五次，留得宋江就山寨里吃了一日酒。当晚住了一夜，次日早起来，坚心要行。吴学究道：“兄长听禀：吴用有个至爱相识，现在江州充做两院押牢节级，姓戴名宗，本处人称为戴院长。因他有道术，一日能行八百里，人都唤他做神行太保，此人十分仗义疏财。夜来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，与兄长去，到彼时可和本人做个相识。但有甚事，可教众兄弟知道。”众头领挽留不住，安排筵宴送行，取出一盘金银送与宋江，又将二十两银子送与两个公人。就与宋江挑了包裹，都送下山来，一个个都作别了。吴学究和花荣直送到过渡，到大路二十里外，众头领回上山去。

只说宋江自和两个防送公人取路江州来。在路约行了半月之上，早来到一个去处，望见前面一座高岭。三个人厮赶着，奔过岭头，早看见岭脚边一个酒店。三个人入酒店来，两个公

人把行李歇了，将水火棍靠在壁上。宋江让他两个公人上首坐定，宋江下首坐了。半个时辰，不见一个人出来。宋江道：“怎地不见主人家？”只听得里面应道：“来也，来也！”侧首屋下走出一个大汉来。那人出来，看着宋江三个人唱个喏道：“拜揖！客人打多少酒？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你先切二斤熟牛肉来，打一角酒来。”两个公人道：“大哥，热吃一碗也好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们要热吃，我便将去烫来。”那人烫热了将来，筛做三碗。正是饥渴之中，酒肉到口，如何不吃。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。只见两个公人瞪了双眼，口角边流下涎水来，你揪我扯，望后便倒。宋江跳起来道：“你两个怎地吃得三碗便恁醉了？”向前来扶他，不觉自家也头晕眼花，扑地倒了。

正当这时，只见岭下这边三个人奔上岭来。那人恰认得，慌忙迎接道：“大哥，哪里去来？”那三个内一个大汉应道：“我们特地上岭来接一个人，料道是来的时候了。我每日出来，只在岭下等候，没见到，正不知在哪里耽搁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大哥却是等谁？”那大汉答道：“你也闻过他的大名，便是济州郓城县宋押司宋江。”那人道：“莫不是江湖上说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正是此人。接了他四五日，并不见有一个囚徒过来。我今日同这两个兄弟，信步踱上岭，来你这里买碗酒吃，顺便望你一眼。近日你店里买卖如何？”那人道：“不瞒大哥说，这几个月里好生没买卖。今日谢天谢地，捉得三个行人，又有些东西。”那大汉慌忙问道：“三个甚样人？”那人道：“两个公人和一个罪人。”那汉失惊道：“这囚徒莫不是黑矮肥胖的人？”那人应道：“真个不十分长大，面貌紫棠色。”那大汉连忙让取来公文一看，说道：“此人正是及时雨，快讨解药来，先救起我哥哥。那人也慌了，连忙调了解药，便和那大汉去作房里，先开了

枷，扶将起来，把这解药灌将下去。宋江渐渐醒来，睁开眼，看了众人立在面前，又不认得。只见那大汉教两个兄弟扶住了宋江，纳头便拜。宋江问道：“是谁？我不是梦中么？”只见卖酒的那人也拜。宋江答礼道：“两位大哥请起，这里正是哪里？不敢动问二位高姓？”那大汉道：“小弟姓李名俊，祖贯庐州人氏。专在扬子江中撑船梢公为生，能识水性，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龙李俊便是。这个卖酒的是此间揭阳岭人，只靠做私商道路，人尽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。这两个兄弟是此间浔阳江边人，是弟兄两个：一个唤做出洞蛟童威，一个叫做翻江蜃童猛。”两个也拜了宋江四拜。李俊道：“不敢拜问仁兄，闻知在郢城县做押司，不知为何事配来江州？”宋江把这杀了阎婆惜，直至石勇村店寄书，回家事发，今次配来江州，备细说了一遍。四人称叹不已。

当晚李立置酒款待众人，在家里过了一夜。次日，径到李俊家歇下。过了数日，宋江要行，李俊留不住，取此银两贳发两个公人。宋江再带上行枷，收拾了包裹行李，辞别李俊、童威，离了揭阳岭下，取路望江州来。在浔阳江，渡船上宋江及两个公人被梢公拿住，险些被扔进江里喂鱼，幸亏李俊及时赶到喝住梢公。原来此梢公正是李俊的结拜兄弟船火儿张横，宋江又在揭阳镇结识了三位英雄，没遮拦穆弘、小遮拦穆春、病大虫薛永。宋江在揭阳镇上住了三日后，启程来到了江州。公人交割完讨了收管回去了。

第十五回

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跳

过了半个多月，一天管营对他说：“江州两院押牢的院长来了，叫你去点视厅和他相见。”宋江来到点视厅，只见一个人起身问道：“兄长是郓城宋押司吗？”宋江答道：“小人正是宋江。”那人连忙一拜，说：“小弟特来拜见哥哥。”

原来这人名叫戴宗，他不但武艺出众，而且行走如飞，所以人们称他为神行太保。戴宗和吴用相交甚厚。吴用在梁山泊听说宋江发配到江州，便写了封信，托人捎给戴宗，请他好好关照。戴宗接到吴用的信，特意前来看望宋江。

戴宗说：“兄长，这里说话不便，请同去城里吃杯酒。”

宋江跟随戴宗来到一家酒楼上吃酒，正吃到高兴处，楼下喧闹起来。戴宗问酒保：“什么人在楼下吵闹？”酒保说：“是铁牛李大哥。”戴宗对宋江说：“兄长稍坐，我去看看。”

不多会儿，戴宗领着个黑凛凛大汉走上楼来。宋江问道：“这位好汉是谁？”戴宗说：“是我身边的小牢子，名叫李逵，人们都叫他李铁牛。他能使两把板斧，有个外号叫黑旋风。”

李逵看看宋江，向戴宗问道：“哥哥，这黑汉子是谁？”戴宗笑着向宋江说：“押司，你看他多粗鲁，一点礼节也不懂！”李逵说：“哥哥，铁牛怎么粗鲁？”戴宗说：“兄弟，你要问‘这位官人’

是谁’，你却说‘这黑汉子是谁’，这不是粗鲁是什么？我告诉你吧，这位兄长便是你时常说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。”李逵大声说：“他就是山东及时雨宋江？”戴宗喝道：“又在呼名道姓，实在无礼！还不快些下拜！”李逵说：“他若真是宋公明，我便下拜；若是别人，我拜他个鬼！哥哥不要嫌我拜了，却取笑我！”

宋江笑着说：“我正是山东黑宋江。”李逵拍手叫道：“我的爷，你怎么不早说！”说着倒身便拜。宋江连忙还礼，请他快坐下一一起吃酒。戴宗嘱咐李逵说：“今日吃酒要稳重些，不要惊扰了押司哥哥。”李逵说：“好好，俺不耐烦用小杯吃，换个大碗来！”

吃了一会酒，宋江说：“这里有好鲜鱼吗？”戴宗说：“兄长，你看满江都是鱼船，这里正是鱼米之乡，哪能没有鲜鱼？”宋江说：“若有辣鱼汤，醒酒最好。”李逵跳起来说：“我去讨两条活鱼来给哥哥做醒酒汤吃！”

李逵出了酒店，来到江边，见有八九十只渔船排在那里。这时太阳已偏西了，却还不见鱼牙主人来开舱卖鱼。

李逵来到一只船旁，向船上喝道：“你们舱中的活鱼，拿两条给我！”那渔民说：“鱼牙主人没来，我们不敢开舱。”李逵说：“等什么臭主人！先拿两条来给我！”那渔民说：“连舱都不敢开，哪里拿鱼给你？”

李逵见渔民不肯拿鱼给他，便自己跳上船去。他不懂得船上规矩，伸手就去拔拦鱼的竹开关。他这一拔，船上竹拦里边养的活鱼全都跑了。一大船鱼，李逵一条也没拿到。李逵见这船上拿不到鱼，又跳到另外一只船上。渔民们见了，一齐嚷着跑过来，举起竹篙来打他。李逵大怒，脱掉布衫，光着膀子，两只手一架，顺手夺过五六条竹篙，只听喀嚓喀嚓响，一齐都折断

了。那些渔民们大吃一惊，不敢再招惹他，都急忙解开缆绳，把船撑开了。李逵见他们逃了，越发生气，拿着半截竹篙乱打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人从小路上走过来。众人见了，大声叫道：“鱼牙主人来了！”李逵正在追赶渔人，见一个人手中提着一杆秤，奔向自己这边来。只听那人口中骂道：“你这黑鬼，吃了豹子心老虎胆，敢来搅乱老爷的买卖！”李逵也不管他是谁，抡起竹篙向他打去。那人把秤递给身边的行贩，抢前一步，劈手夺过竹篙。李逵丢了竹篙，伸手去揪那人头发。那人便奔李逵的下三路，想要摔倒他。李逵劲大，有牛一般气力，一把将那人推开。那人又向李逵肋下打了几拳，李逵也不在意，左手一使劲，将那人按下去，提起右手，向那人脊梁擂鼓般地打去。

李逵正挥拳打那鱼牙主人，忽然有人从背后把他抱住，喝道：“快住手！”李逵回头看时，见是戴宗，只好松了手。那鱼牙主人乘这工夫，挣脱身子，一溜烟跑了。

戴宗说：“你又来这里打人，若是一拳打死了人，是要坐牢偿命的。”李逵说：“打死他，偿命也痛快！”宋江对李逵说：“快去拿了布衫，回楼上吃酒去。”

李逵拾起布衫，搭在胳膊上，刚要往回走，听见有人叫道：“走的不是好汉，有本事的就来和老爷斗三百回合！”李逵看时，却是刚才被他打的那个鱼牙主人。他脱得赤条条的，只穿一条短裤，身上的皮肉雪白。他用一个竹篙撑着一条小船，顺着江边赶来。说道：“有本事的上船来，老爷和你见个高低！”李逵也叫道：“是好汉的上岸来！”那人用竹篙朝着李逵的腿上乱打。李逵被撩拨得火起，纵身一跳，跳到船上。

那人见李逵中计，把手中篙往岸边一点，那小船便箭一般向江心飞去。李逵虽然也懂些水性，但并不高明，当时就慌了